



美文阅读精品

鸿儒文轩 主编

世界上最优美的 感恩美文

本套图书为中外美文名篇，所选美文全部根据相应内容进行归类排列，且以专题分为若干章，形式新颖，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和启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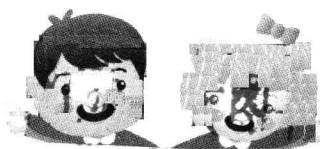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美文阅读精品



世界上最优美的 感恩美文

常州大学儒学书馆编
藏书章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上最优美的感恩美文 / 鸿儒文轩主编.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521-0009-9

I. ①世. II. ①鸿.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3177 号

**世界上最优美的感恩美文
鸿儒文轩 主编**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吴桂荣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ISBN 978-7-5521-0009-9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也是生活中的大智慧。小草因为感谢土地使它有了栖身之所，因此献给人间万顷碧绿；鲜花由于感恩大地对它的滋养之恩，所以呈现给人间万紫千红。感恩是一束金色的阳光，它能融化冰雪，温暖万物，传播大爱。让我们学会感恩，让这束阳光永远照耀在我们心底。

感恩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是赐予我们生命的人，从你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倾注了他们对你的无尽的爱意。或许，他们不能给你奢华的生活，但是，他们会为你撑起一片爱的天空。当你受伤时，哭泣时，忧郁时，难过时，你随时都可以享受到他们的无私之爱。因此，我们要感恩父母。

感恩父母，并不需要你付出多少金钱，多少物质，只要你在他们劳累时献上一杯暖茶，在他们生日时递上一张卡片，在他们失落时奉上一番安慰就足够了。

老师是赐予我们知识的人。一支支粉笔，是他们耕耘的犁头；三尺讲台，是他们奉献的战场。老师就像是一支红烛，一点一点地融化我们心灵的冰川，慢慢充实我们的心灵。他给我们的爱，轻轻的，柔柔的，像茉莉一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老师的爱，无私中透露着平凡，却又暗含一些伟大。它像一股暖流，渗入我们的心田；像一阵春风，给我们温暖和温馨。

感恩老师，也无需用豪言壮语、高谈阔论去取悦他们，你只要用优异的成绩，用你一点一滴的进步来告诉他们，你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他们就于愿足矣。

人生在世，离不开亲朋好友的扶持。正是因为他们存在，我们才会用微笑去对待人生，对待困难，才会化腐朽为神奇，化冰峰为春暖，化干戈为玉帛。

感恩亲朋好友，不在乎觥筹交错，酒甜歌美，一句简单的话语，一个细

微的动作，一抹淡淡的微笑都可以是你感恩的方式。洞开心扉，学会感恩，你的生活会春意盎然，你的心灵就会阳光四射，你就会是一个可爱的人。

“感恩”之心，犹如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阳光雨露，一刻也不能少。无论你是何等的尊贵，或是怎样的卑微；无论你生活在何地何处，或是有怎样特别的生活经历，只要你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你的生活就一定会辉煌灿烂，无限风光。

我们现在推出的《世界上最优美的感恩美文》，既包罗了近百年来中外广泛流传的名家名作，它们的作者大都是在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曾经影响过文坛的大师、巨匠、泰斗，也选择了近年来活跃在文坛的新锐的隽永佳作，这些感恩作品发乎于心，动之于情，感人肺腑，动人心魄。作家们以特有的直觉表达了我们生活和生命中随时能感受到却无法表现的真实情感，他们将激情与柔情倾注于笔端，在有限的篇幅里，浓缩了无限的情感，激发起人们强烈的阅读欲望。

本书内容丰富，思想深沉，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也是各级图书馆陈列和珍藏的最佳版本。

〔目 录〕

第一部分

感恩母亲

002 / 我的母亲 胡 适

006 / 《二十四孝图》 鲁 迅

010 / 母亲的中秋 石评梅

017 / 醒后的惆怅 石评梅

019 / 光底死 许地山

020 / 怪母亲 柔 石

024 / 守岁烛 缪崇群

027 / 鬼 叶 紫

030 / 回忆我的母亲 朱 德

033 / 母爱是一剂药 罗 西

035 / 忧伤母性 陆克寒

第二部分

感恩父亲

038 / 父亲的绳衣 石评梅

043 / 父亲的玳瑁 鲁 彦

049 / 父 亲 彭家煌

056 / 父亲和他的故事 胡也频

063 / 父亲的教鞭 郑春芳

065 / 种田的父亲 陈礼贤

067 / 一声“爸爸”难出口 吴安臣

070 / 为继父流泪 安 宁

072 / 与父亲的夜谈 林清玄

073 / 孝心就是美德 乔·科比

第三部分

感恩亲人

- 076 / 弟兄 鲁迅
084 / 琐记 鲁迅
089 / 永久的同道 许广平
091 / 我的祖母之死 徐志摩
102 / 伤双栝老人 徐志摩
105 / 一般心内叫着痛苦的吧
 陆小曼
107 /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 林语堂
109 / 好似几年样的挂念你们
 张露萍
111 /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114 / 爱底痛苦 许地山
116 / 我的三个弟弟 冰 心
122 /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贾平凹
124 / 老人的寂寞 周铁兵
125 / 那夜的烛光 张晓风
126 / 工作与家庭感情 亨利·门肯
127 / 致爱兰·黛丽的情书 萧伯纳
133 / 致亨利·纳西
 夏洛蒂·勃朗特
135 / 如何度晚年 罗 素
137 / 生命的春天 塞缪尔·约翰逊
139 / 致约瑟芬 拿破仑
141 / 致韩斯卡夫人 巴尔扎克
144 / 论老之将至 卢 梭
147 / 面对孩子们 卢 梭
149 / 被上帝创造且被上帝所爱
 汤姆生
151 / 爱的黄丝带 蒂亚·亚历山大
154 / 儿童的世界 雷切尔·卡森
155 / 幸福的篮子 沃兹涅先斯卡娅
157 / 年届五十 克莱尔·卡洛娃
159 / 论孩子 泰戈尔
160 / 我一生总是为你 佐藤富子

第四部分

感恩老师

- 162 / 导师 鲁迅
164 / 藤野先生 鲁迅
168 / 怀鲁迅 郁达夫
169 / 家庭教师 萧 红
173 /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199 / 悼许地山先生 郑振铎
203 /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 | | |
|---------------------|---------------------|
| 205 / 宗月大师 老 舍 | 222 / 嵌在心灵深处的一课 胡子宏 |
| 208 / 悼夏丐尊先生 郑振铎 | 225 / 盲道上的爱 张丽钧 |
| 212 / 忆六逸先生 郑振铎 | 227 / 老师,这样,可以吗 张晓风 |
| 215 / 回忆梁实秋先生 季羨林 | 229 / 贝多芬百年祭 萧伯纳 |
| 218 / 教师千秋 梁晓声 | 233 / 照亮心灵的人 海伦·凯勒 |
| 220 /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史铁生 | |

第五部分

感恩朋友

- | | |
|-------------------|--------------------|
| 238 / 范爱农 鲁 迅 | 265 / 三毛致贾平凹的信 三 毛 |
| 244 / 恩厚之来信 徐志摩 | 267 / 几种友谊 罗 兰 |
| 245 / 寄山中的玉薇 石评梅 | 270 / 令人得益的社交 休 谟 |
| 248 / 自己的快乐 石评梅 | 271 / 全部奉献于你的灵魂 |
| 250 / 朱湘致友人书 朱 湘 | 梅克夫人 |
| 252 /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 272 / 友 谊 培 根 |
| 255 / 一群朋友 胡也频 | 275 / 马 霞 屠格涅夫 |
| 261 / 记黄小泉先生 郑振铎 | 277 / 通向友人之路 普里什文 |
| 264 / 友 谊 贾平凹 | 278 / 论友谊 纪伯伦 |

第一部分

感恩母亲

我的母亲·胡适

《二十四孝图》·鲁迅

母亲的中秋·石评梅

醒后的惆怅·石评梅

光底死·许地山

.....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麋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麋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长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麋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

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

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丝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

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亲。

《二十四孝图》

◎ 鲁 迅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北京现在常用“马虎子”这一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但无论他是甚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这些话，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因为就是所谓“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以为大悖于“文格”，亦即大损于“人格”。岂不是“言者心声也”么？“文”和“人”当然是相关的，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教授们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但这些我都不管，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去，正无须怎样小心。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了，那就即刻跌下来罢。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当还未到地之前，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

“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在书塾以外，禁令可比较的宽了，但这是说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样。我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地阅看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

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

阴间，倘要稳妥，是颂扬不得的。尤其是常常好弄笔墨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前车可鉴，听说阿尔志跋绥夫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说，“唯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可以活下去。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死。”于是乎有一个叫作密哈罗夫的，寄信嘲骂他道，“……所以我完全诚实地劝你自杀来祸福你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第一是合于逻辑，第二是你的言语和行为不至于背驰。”

其实这论法就是谋杀，他就这样地在他的人生中寻出欢喜来。阿尔志跋绥夫只发了一大通牢骚，没有自杀。密哈罗夫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这一个欢喜失掉了，或者另外又寻到了“什么”了罢。诚然，“这些时候，勇敢，是安稳的；情热，是毫无危险的。”

然而，对于阴间，我终于已经颂扬过了，无法追改；虽有“言行不符”之嫌，但确没有受过阎王或小鬼的半文津贴，则差可以自解。总而言之，还是仍然写下去罢：

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

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人之初，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鼗也，朱熹曰，“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咕咯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仙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

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像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何况现在早长大了，看过几部古书，买过几本新书，什么《太平御览》咧，《古孝子传》咧，《人口问题》咧，《节制生育》咧，《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界》咧，可以抵抗被埋的理由多得很。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五月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